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雷峰塔奇傳

第十一回 怒狠狠茅道下山 喜孜孜文星降世

詩曰： 避跡名山已有秋，棲雲泊霧下蘭舟。

金公木母冤難解，誕育文星拜冕旒。

且說許漢文被白氏小青兩妖一敲一擊，依舊相認，同歸錢塘，搭船來到李家。正值公甫立在門首，漢文走到面前，公甫滿心歡喜，連忙進內，叫聲：「賢妻，你兄弟回來了。」許氏嬌容聽見，滿心歡喜，三腳兩步步出廳來。看見漢文同二個標緻婦人立在廳前，漢文上前拜見姊姊。許氏道：「恭喜兄弟今日回家。這二個婦人是誰？」漢文道：「一個是弟婦白氏珍娘，一個是使女小青。」許氏道：「原來是姪娘。」白氏小青亦上前見禮。大家坐下，敘了一番離別之情。

許氏道：「兄弟，自你問罪出門去後，我曉夜難安，幸喜去冬接你消息，寄下銀兩，方知兄弟在蘇如意。後來又聞緣事再配鎮江，使我喜變為愁，今日且喜夫妻雙雙回來，莫大之幸。」

漢文正要回答，白氏恐他言語不對，忙向前應道：「姑娘，只因前年蘇州當值，祖師聖辰，例應供列寶玩，是奴將先父遺下的寶器取與官人排設。繼因官人生辰，復排廳中，不知何處強徒見寶動心，冒認引官，屈打成招，問罪鎮江。奴只得收拾銀兩，托寄尊府，追隨鎮江服事。官人因元旦遊玩金山，被妖僧法海所愚，要削髮出家。奴家聞知，同丫環前去金山尋回官人，誰知鎮江水漲，滿城浸沒，幸蒙天庇，奴在金山免獲於難。今同官人回來，暫借姑娘尊府權且棲身，再作別置，望姑娘俯允。」許氏道：「兄弟，姪娘如此賢德，世間難尋，勸你休作無情之人。只是愚姐屋房狹小，姑且暫住若何？」公甫道：「不妨。此隔壁有二間房屋，甚然寬大，現在要賣，待我向他商議定價，以便成交。」漢文聽罷大喜。

許氏即去治酒接風，分作兩席，公甫同漢文在廳上，許氏同白氏、小青在房中，席中言談，方知王員外已經身故，漢文想著前情，不勝感歎。及至席罷，公甫收拾外房暫與漢文等居住一宿。

天明，公甫取出原寄的銀兩，遞與漢文。漢文道：「姊夫何須取出，可將此銀為弟買置房屋家器，若有餘剩，可作生計。」公甫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且收下，至一應事情，我去料理就是。」漢文道：「全仗姊夫扶持。」公甫笑道：「你我至親，說哪裡話。」遂將銀子收入，即去尋問厝主，議論房屋，一說便成，遂即立券，兌交銀兩明白。公甫又去買置什物家器，辦得件件周全，揀個黃道吉日，漢文搬移過去。公甫將用剩過的銀兩取付漢文，漢文十分稱謝，與白氏商量，依舊開張藥鋪。兩家門戶相通，時常來往。

白氏因水淹鎮江，誤害生靈，每到夜間，在花園排設香案，焚香禱祝，冀消罪愆。

正是：

私心滿望風浪靜，誰料波濤又重來。

按下白氏慢表，再說陸一真人當日被白氏所辱，忿恨歸山，修真學道。在山收一蜈蚣精為徒，一日，在洞中修煉，想道：蜈蚣法術已經精通，不免帶他下山，前去報仇便了。遂喚聲：「徒弟何在？」蜈蚣聽見師父呼喚，上前應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在此，有何吩咐？」真人道：「賢徒，吾喚你出來非為別事，因我前年在蘇州呂祖廟被青城山的白蛇精弔辱，此仇至今未報。如今白蛇現在杭州，我今要帶你下山前去杭州，翦滅此妖，以雪前年之恨，你意若何？」蜈蚣踴躍道：「弟子願同師父下山除妖報仇。」真人見說大喜，即刻同蜈蚣出洞，師徒二人駕雲望杭州而來。

不消片刻光景，已到杭州，二人按下雲頭，就在城隍廟內安身。真人道：「賢徒，你去收除蛇怪，須當小心，相機而前，不可被他逃脫。」蜈蚣領命，駕雲來到白氏花園內存身等候不題。

且說白氏看到更闌夜靜，又到花園焚香祝禱，正要低頭下拜，這蜈蚣看得親切，飛身出來。白氏忽聞一陣腥風，抬頭一看，驚得魂魄悠蕩，跌倒在地。蜈蚣伸開嘴正要啄去，不防半空中來了白鶯童子，因知白氏有難，奉菩薩佛旨，飛身而來。看見蜈蚣要下毒口，忙飛落雲端，望蜈蚣頭上只一啄，已啄去了半截身子，其餘半截橫倒在地，童子救了白氏，自回南海復旨去了。此時，小青在外，聽見園中叫聲，慌忙進來，見白氏倒在地，著了一驚，連忙扶救醒白氏。問道：「娘因何如此？」白氏定了心神，方才應道：「小青，我適聞人來，正要焚香下拜，不知何處來了一條大蜈蚣，鋼牙利嘴，望我啄來，我驚倒在地，你怎生知道人來救我。」小青道：「我聽見娘娘驚叫聲音，因此入來，蜈蚣想已去了。」遂扶了白氏歸房。

再表陸一真人在廟，不見蜈蚣回來，等得心焦，遂即駕雲前來探視。忽見蜈蚣啄死在地，十分驚駭。這小青扶了白氏入房，翻身復入花園收拾香案，看見花下草邊一條半截蜈蚣，正在驚疑，猛抬頭，看見陸一真人立在雲端。小青心下明白，縱上雲頭，罵道：「好潑道！前年我娘娘仁慈，不忍加害，饒你狗命。不思報恩，今日反同此孽蚣要來害我娘娘，天幸孽蚣自斃，不然幾乎遭你毒手。」真人罵道：「孽畜！害我徒弟，仇上加仇。」小青大怒，飛劍劈面砍來。真人將手中塵尾劈面交還，二人鬥上數合，小青解下青綾帕，祭在空中，化作一條捆仙繩，捆住了真人。遂命黃巾力士將真人丟在東洋大海去了。

小青收了青帕，按落雲頭，走入房來。叫聲：「娘娘，原來是當年呂祖廟的陸一野道，同此孽蚣前來報仇，被小婢用青綾帕丟在東海去了。但不知何人來除這孽蚣，救了娘娘。」白氏掐指一算，叫聲：「小青，原來是南海佛祖差白鶯童子前來相救。」遂同小青出房，望空拜謝佛祖救命之恩。

白氏因受著這番驚恐，抱病在牀，漢文著忙，早夜調治。許氏聞知，亦過來探視。進房坐定，許氏道：「姪娘玉體違和，妾身特來探候。」白氏道：「賤軀偶恙，動勞姑娘玉趾，何以克當。」小青捧茶入房，茶罷。許氏道：「姪娘孕體，今已彌月，須當加意調攝。但願誕生男兒，接續許家宗枝。」白氏道：「多謝姑娘金言。奴家聞知姑娘尊孕與奴同時，奴有一言奉稟，未知姑娘肯垂聽否？」許氏笑道：「你我至親，有何見教，妾無不依。」白氏笑道：「奴同姑娘孕期均滿此月，若兩家生男，結為兄弟，生女結為姊妹，倘若一男一女，結為婚姻，未知姑娘意下若何？」許氏喜道：「此乃美事，妾身樂從，一言為定，永無更改。」白氏正要回言，卻好漢文走入房來，白氏遂將這段情由對漢文說明。漢文大喜道：「既承姊姊美情，弟有微物作訂。」說罷，將手中玉圈脫落，付與許氏。許氏也拔頭上金簪一枝，遞與漢文，兩邊均各收下。

漢文留住姊姊，治酒相待。席罷，許氏辭別過去，將兩家訂親的事共公甫說道始末，公甫聽罷，亦歡喜無限。

正是：

今朝共結絲羅慶，他日同承誥命榮。

話表白氏因病體未痊，又同許氏談說多時，動了胎氣，捱到夜間，腹痛起來。漢文同小青二人在房服伺，到三更子時，紅光滿室，文星降世。小青抱起，看是男兒，同漢文十分歡喜，扶了白氏上牀，一夜忙到天明。公甫聞知，過來作賀。

到得三朝，家中開設喜筵，漢文請了姊夫並姊姊過來同飲喜酒。孩子取名夢蛟，字應元。座中歡飲，杯盤狼籍。公甫笑對漢文道：「阿姪既舉玉麟，未知令姐若何？」漢文笑道：「姊夫，天從人願，決然生女無疑。」合座大笑。

日暮席散，當夜，許氏過去，夜深腹痛，到得天明分娩，果然生女。公甫、許氏卻也歡喜，以為應願。漢文、白氏聞知，更加歡悅。漢文遂即辦花紅綾正，三朝送過姊夫家中，公甫收下，遂請漢文過去，同飲喜酒。女兒取名碧蓮。席中，漢文對公甫道：「姊夫，弟說姊姊決然生女，今果諧願。」公甫大笑，席罷散歸。自此，兩家連婚，更加親熱。誰知這白氏有分教：才離山虎，旋遭水龍。要知後事，且聽下文分解。